孫淵如先生全集

問字堂集卷五

襍文五　　孫星衍撰

三禘釋

周制大禘有三一曰圜丘之祭配以帝嚳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鄭知爲祭天者據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何休注公羊引禮祭天牲角繭栗而楚語觀射父有郊禘不過繭栗之言以牲角繭栗知禘爲祭天之稱周人無嚳廟而云禘嚳又與郊並稱是知爲圜丘配天之祭矣已上明禘爲圜丘之祭一曰夏正郊天配以后稷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祭

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鄭注周官圜丘亦引大傳此文鄭知祖之所自出爲天者据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春秋繁露觀德篇云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謂天爲先祖之所出本之荀子董仲舒名之爲禘本之大傳且詩序云長發大禘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又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此郊謂吉禘承上喪三年言之鄭注禮運魯之郊禘但以爲郊皆即郊爲禘之証矣已上明禘爲夏正月郊祭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雝禘大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蓋即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知

大祖爲明堂者據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格于藝祖又云
舜格于文祖上云賓于四門下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四
門証之本文知文祖爲明堂故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
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又
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
堯大祖也史記云大祖亦即明堂淮南主術訓云神農以時嘗
穀祀于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于大祖是大祖即明堂
之証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
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祖爲明堂之証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及乃單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實本孔馬之說及案古
書傳非僅据緯候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
清廟明堂恭逸禮大祖既是明堂而詩序云禘大祖逸禮云禘

明堂是即禘爲明堂配天之証矣已上明禘爲明堂配天之祭而王肅非之如以禘爲非祭天則不信王制逸禮楚語三書並用爾雅之言也以禘爲非郊則不信大傳商頌序之言也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禮檀弓周頌序之言也三者皆不始自鄭注朱儒奈何浚斥鄭氏三禘之非乎禘之所以名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天兼圜丘與郊故通稱大祭鄭氏云凡大祭曰禘是也白虎通云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似班固止知禘爲宗廟之祭不知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尚書游明根議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鄭氏之言五精蓋即五行之精謂五天帝矣已上論王肅朱儒斥鄭氏三禘之謬及禘名義考禘之所以異于祫者有數

事一曰禘必配天圜丘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典引徐禪議曰春秋左氏說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引摯虞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石室按郊則五天帝五人帝之主宗則后稷文武及先公先王之主祭于明堂必迎之祭畢反于郊于廟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已上論禘配天異于祫）二曰禘及功臣周禮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鄭注云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何休注公羊傳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後魏太和三年詔引鄭元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是也（已上論禘有配食功臣異于祫）三曰禘及

助祭諸侯及四夷來王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又云九有有截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又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大傳云大廟之中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周語云荒服者王又云終王韋昭注云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云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春秋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左傳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晉無禘禮蓋言未與于周禘祀謂世見也此禘異于祫之禮也已上論禘有萬國四海助祭異于祫禘之名起自有虞見祭法禘黃帝堯典肆類于上帝鄭氏以爲禮祭上帝于圜丘是黃帝配也夏殷則禘爲時祭故王制云天子

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鄭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鄭云然者据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又云禘大祭也爾雅周公所作故知是周改時祭之禘爲五年殷祭矣凡經文禘與嘗並舉皆時禘之稱蓋夏殷之禮故祭義云春禘秋嘗又云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皆以爲夏殷時禮然則中庸禘嘗之義亦夏殷時祭也王制云天子礿禘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云禘一犆一祫鄭注云下天子也祫歲不禘鄭意皆不以爲周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又云春禘而秋嘗鄭注云此禘當爲禴字誤也王制曰春禴秋禘鄭蓋以此諸文言禘猶周之言礿歲有一祭不與五年殷祭同也已上言殷之禘爲時祭與周五帝大禘不同

嘗祀

周公以天子禮樂禘則以建巳之月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云夏建巳之月也周公曰大廟鄭以爲魯周公廟則與天子祭于明堂異經文云以禘禮左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但用其文物具備之儀無圜丘夏正郊天明堂之祭郊宗石室之禮惟合祭毀廟羣廟之主雖名爲禘實天子之祫耳祭統云成王康王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謂郊以日至禘在宗廟非周禮論語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云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按鄭注周官云祼之言灌也唯神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孔子蓋言魯惟宗廟之禘失周禘祭天之禮故以爲不欲觀傷周禮不可見也魯祭宗廟改殷之禘故亦通名爲烝嘗左傳云烝

嘗禘于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實嘗也而謂之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閭等言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故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是後魏時尚知魯禮不與周天子同也已上論魯禘所以異于天子

自漢以來皆以禘爲宗廟之祭而無配天之禮由諸儒不能用周制徒推魯禮故建武詔書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孚因五禮通考于此禮不通古制又讀惠徵君棟禘說邃其明禘爲配天之祭病其不知禘亦爲夏正郊天之祭故作此以廣其說若夫牲幣之禮則有司存已上論漢已來無配天之禘

按方丘北郊鄭注亦以爲禘則三禘實五

周禘表

祭	所祭	配					
圜丘禘	昊天上帝	嚳配					
郊禘	感生蒼帝	稷配	五天帝日	月星辰皆	與		
明堂禘	五天帝	文王配	五人帝	武王配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方丘禘	地示	嚳配					
北郊禘	地示	稷配					

周制配天表

周室東遷諸侯皆去其籍僭秉周禮季孫亂之春秋之旨甚微七十子猶云莫贊秦漢據西京之地黃帝已來郊時僅存亦無禮文可證是以西漢諸儒不言圜丘之祭不知禘為明堂配天

之禮其時逸禮初出古文難逆周官經晚立學官劉歆始据以定南北郊之制于他經義尚有牴牾至鄭康成于易書詩三禮春秋論語無所不通皆爲之注合諸經義考圜丘郊禘之典明夏殷周魯之異制而古禮大顯醇乎其蔑以加矣會漢陵夷末造制作魏代有竄槃儒横遭王肅亂經晉武左祖外家以非爲是永嘉之亂經典淪亾自後議禮諸臣鮮能据古經以証肅言之妄隋唐以來袁準長孫無忌逞其邪說皆肅之流宋明諸人疑禮經而遵鄭義紛紜聚訟靡所折衷微言絕而大義乖莫此爲甚今据禮經鄭義爲周禮配天表及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告朔表只摭之中有行可識庶非妄作後之觀禮者其核于斯

圜丘郊祀表 類及旅依郊祀壽爲壇于南郊之旁皆祀五帝

圜丘 冬至
南郊 夏正卜日
東郊 立春
南郊 立夏
西郊 立秋
北郊 立冬

昊天上帝	蒼帝稷配	蒼帝	赤帝	白帝	黑帝
嚳配	赤帝	太昊	炎帝	少昊	顓頊
	黃帝	句芒	祝融	蓐收	元冥
	白帝		南郊季夏		
	黑帝		黃帝		
	日		軒轅		
	月		后土		
	五星				
	十二辰				
	司中或云中台				
	司命或云上台				
	貧				

畢

方丘北郊表

方丘夏至

地示

嚳配

北郊夏正月或云建申月

地示

稷配

社稷

五祀或云五色之帝

五嶽

山林

川澤

四方

百物

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十二月告朔表

明堂大禘	蒼帝	赤帝	黃帝	白帝	黑帝	文王配
明堂夏正郊還祭	蒼帝	稷配	文王	武王		
青陽立春還祭 正二三月告朔	蒼帝	太皞	勾芒	文王	武王	
明堂立夏還祭 四五六月告朔	赤帝	炎帝	祝融	文王	武王	
太室季夏還祭	黃帝	軒轅	后土	文王	武王	
總章立秋還祭 七八九月告朔	白帝	少皞	蓐收	文王	武王	
元堂立冬還祭 十十一十二月告朔	黑帝	顓頊	元冥	文王	武王	

太皞

炎帝

軒轅

少皞

顓頊

武王配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功臣

六天及感生帝辨

不信六天及感生帝之說始于王肅譏鄭康成用讖緯之言出于許敬宗蕭非君子儒史稱其有三反許敬宗則唐姦邪雖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亦當辨其言之是非也宋人多祖肅而背鄭五禮通考于此禮不能深明古制又引趙匡諸人臆說大典茲芬矣孫叔然曾于肅聖證論駁而釋之其文又不傳是不可以

不辨肅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請先以周官經破之周官太宰云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祇掌次云旅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典瑞云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云祀昊天上帝下又云祀五帝按此諸文明天與五帝非一肅猶得妄謂之五人帝其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天神必非人帝下又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明此圜丘與天神非一祭矣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則匡衡即以周官祀天神是夏正之郊故鄭氏于此祀天神注云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于下圜丘注云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

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且不獨周官言之也禮器之言圜丘祭天曰爲高必因丘陵又曰因天事天下言巡守方嶽之祭曰因名山升中於天下言郊祭曰因吉土饗帝于郊經文及鄭注三祭甚明然則圜丘非郊鄭依禮經又用匡衡之議肅何得獨非鄭乎然宋之晏庸人固有并周官經禮記而疑之者所爲非聖無法也今即以名正之爾雅非人爲之丘孫炎云地性自然也周官云地上之圜丘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又云因天事天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漢官舊儀黃帝作成帝是也魏時營委粟山爲圜丘是古人猶明稱丘之義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攝地而祭說文作垗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文又

云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按四立迎氣則于東西南北郊郊去邑里數又依五行生成之數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丘兆既爲祭之界亦不得謂非人爲之丘圜丘與郊豈得云一乎肅又以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按張揖亦魏人其作廣雅云圜丘大壇祭天也方澤大圻祭地也言圜丘與大壇俱是祭天之處若以泰壇卽圜丘將謂方澤卽大圻乎肅疑郊卽圜丘蓋以郊特牲有周之始郊日以至之言不信鄭注魯禮之說耳鄭氏以經解經因其文有云祭之日王被衮戴冕璪有十二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裘乘玉輅建大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與郊特牲衣服車旂適合是知郊特牲所言魯禮又據禘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

以有事于上帝故鄭注郊特牲云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肅以鄭氏爲誤將以明堂位所言魯禮亦誤也且周郊卜日辛與丁故大宗伯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月令擇元日若云郊卽圜丘冬至豈可卜又豈必是辛與丁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按春秋繁露云郊因于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卜不敢郊是董仲舒不以郊爲冬至祭圜丘之明證肅等誣之且誣劉向馬融者葢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圜丘因疑諸儒卽以郊爲圜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至圜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郎月令亦不言圜丘而云仲冬之月日短至去聲色鄭氏以爲與易說春秋緯云冬至作樂五日相違葢疑其秦舊郊祀志

王莽奏言文十六年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幷祠五帝而封禪書不載其事平帝時王莽始按據周官天地祀之樂有別有合以立圜丘方澤之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墬于南郊先時諸儒所以不議圜丘者周官經至武帝時始出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劉歆校祕書始著錄畧莽盜據歆之議也封禪書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司馬遷引周官乃是郊特牲之文亦似不知郊之外有圜丘之祭董仲舒劉向何由以圜丘為南郊乎肅又云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而譏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為非因議於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帝之非五人帝亦即以周官經破之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

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為五人帝則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皞可服裘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宋蔡德晉以為立春服裘餘皆被衮明知其義難通作為支詞益不足辨且五天帝之說不始于鄭靈威仰之屬亦不獨出于緯書史記載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祭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則五色之帝自周已來有是名矣古巫咸甘石三家天文之書以人事定星位甘氏中宮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中又有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在南宮盖中宮天皇大帝象圜丘五帝內座象郊南宮五帝坐象明堂而甘公石申皆周人其所据又三代古書讖緯如後出亦當本此安得不以五色之帝為五天帝乎又開元占經引黃帝占曰天皇大帝名耀魄寶

其名出黃帝占則知靈威仰諸名所傳已久故周官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明天地人鬼皆有號若止稱之爲天何必辨之譬如一天而書詩有稱昊旻上諸名同一春夏秋冬而爾雅有青陽發生之號何足怪乎鄭司農注周官上帝爲元天又注掌次祀五帝于四郊云五帝五色之帝然則鄭司農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所云元天蓋謂北極上帝元北方也故明堂北出稱元堂卽是鄭康成所云北極大帝賈公彥以先鄭與王肅同一天非也先鄭旣言五色帝專以六天之說責之康成孤陋甚矣宋趙匡又以緯書始于漢哀平閒是又不然緯書之出甚古亾秦者胡卽緯文史記魏世家言秦讖于是出淮南言六畜生多耳目不祥讖書識之不得以爲始于哀平閒也如齊桓公塞九河之事舍緯書何所

出鄭氏蓋不得不用以注經天文歷算家言亦多存讖宋朱文公不信緯書亦用洛書甄曜度之語竊其言而詆其書何異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乎肅又譏鄭康成夏正之郊祭感生帝之說而云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所生肅又少見多怪馬昭仍引河洛中候駁之不據正經不足以服其心按商頌小序言長發大禘也其詩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契也鄭箋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元王又云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考商頌卽有元王之號又有帝立之說則感生帝見于經文論語引湯誓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鄭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元牡者彼謂告祭也按孔氏謂帝爲天

是也謂元牡爲未變夏禮非也蓋夏郊用元牡以祀感生黑帝猶周郊牲用蒼以祀蒼帝耳鄭云告祭恐亦非也感生之方色與五德相勝之色不同故周火德上赤而感生則蒼帝亦誤合爲一且感生之說不出于鄭康成春秋繁露云天將授文王王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故帝使禹皐論性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釋商頌之文稱契母有娀方將周詩亦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爾雅釋詩履帝武敏云武迹也敏拇也爾雅周公所作縱子夏諸人增補亦周末之書既以敏爲拇亦以姜嫄有履迹之事矣鄭氏駁異義云諸言感生

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言也又云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鄭氏此說較諸儒爲最精肅引馬融之言謂后稷生蒸遺腹子當時王基馬昭孫毓並以肅言爲乖戾而後世陳淳趙匡以禘爲祭始祖廟猶信其邪說何哉經學可以觀世變七十子之師授絕於魏而橫議興肅與司馬氏有連婚有無君之心時高貴鄉公以鄭康成之孫小同爲五更司馬氏鴆之而卒肅詔事司馬故多詆鄭學三國志魏紀載高貴鄉公幸太學與諸儒講尚書庾峻多是肅言帝從鄭說是時博士率皆司馬氏之黨與故稱揚肅言帝之所以憤懣卒被戕害陳壽作紀具載帝與博士論難之言豈非春秋比事屬辭深意哉晉泰始中遂用肅言于明堂南郊除五帝之座合二至之祀於二郊雖太康中知其

禮文不正又復諸祀而五時迎氣之禮卒以廢肅之罪上通于天矣故吾以為肅有無君之心乃有無天之議後世議禮者柰何揚其波也

附聖證論及難王申鄭議

王肅聖證論及馬昭難王申鄭之說俱不傳惟見禮記正義蓋肅說所以不傳者以隋已前鄭學盛行當時不重其邪說馬說亦不顯者宋人多用肅議惡馬昭之發其覆也故五禮通考亦遺之今具載肅論及馬難義使讀者知肅本空疏單文孤證而馬按據經籍不可誣也惜孫叔然之文無一語存者予所以不能無作矣

王肅聖證論云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郊特牲疏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為迎長

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徒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旣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嘗今作甞疑非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

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祀之事同前又引王肅之說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

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

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輅建太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郊特牲疏

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秖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淸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顚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

故毛詩傳云審禘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靑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

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註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

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釋天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惟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郊特牲疏案此文

疑亦馬昭申鄭之作故附此

王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元謂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元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

與京師異名而同處（祭法疏）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
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
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同前又引王肅孔晁云）
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
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
人之跡生后稷大姒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
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
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
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祭法疏）

再答錢少詹書

月前因談同年泰南行奉上一書申說漢志焉逢攝提格爲上
元本星度非以太陰紀歲質諸函丈未知何時得到頃奉手書

復論及此星衍似尚不能無言爲後世之以師言爲重恐不察古書也來書云古法太歲左行於地起子歲星右行於天起丑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夫太歲順行歲星逆行歲星起子太歲起丑則歲星左行在亥太歲右行在卯矣推之十二辰皆與古書不合淮南之言曰歲名曰攝提格是太歲在寅也而上文云太陰在寅下文云歲星舍斗牽牛斗牽牛丑宮宿推之十二辰皆然得不謂之太歲在寅太陰亦在寅歲星在丑乎其云歲名曰困敦則太歲在子也而上文云太陰在子下文云歲星舍氐房心氐房心卯宮宿得不謂之太歲在子歲星在卯乎且淮南之太陰甘氏謂之攝提直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其云攝提者案淮南修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

本高誘注歲星在寅曰攝提攝提鎮星並言宜高誘謂之歲星而甘氏所言攝提俱與歲星爲二蓋太歲歲星同得謂之攝提亦猶歲星屬木名曰蒼龍而古人亦以爲太歲也續漢書律歷志云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然則攝提失紀及攝提貞于孟陬之文或即以攝提爲太歲而非攝提三星也吾師執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之說特因漢志有焉逢攝提格之文下云太歲在子而以寅爲太陰所在不知漢志下文云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婺女在子宮按天文志云太歲在丑歲星在尾箕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者曰星贏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然則漢志云歲名困敦蓋據丙子歲冬至言之下云正月謂丁丑之元正月也太歲在丑而歲星出婺女太初歷在子宮天文志歲星則在尾箕尾箕寅宮正與淮南史記諸書

所云太歲在丑歲星在寅合矣太歲右行歲星左行推之十二辰則太歲在寅歲星在丑明也吾師以太歲在子歲星在丑何以處漢志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之說乎且廿八宿分十二宫古法四維各二宿四正各三宿故荆州占曰歲星歲行一次居二十八宿與太歲應十二歲而周天太陰居維辰歲星居維宿二太陰居仲辰歲星居仲宿三若以爲太陰在寅歲星居子則寅爲維太陰居維辰子宫得女虚危三宿歲星不止行維宿二推之十二辰皆不合矣故天文訓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注云太陰謂太歲也見開元占經益許叔重舊注晉灼亦有此文直改太陰爲太歲此則太陰太歲非二之証不獨考翼奉傳及廣雅而知之也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則三百六十日止行卅度中除閏餘則十二歲周天尚有參差而必以太極

上元復本星度謂仍起于斗牽牛所謂五星如連珠也自歷元起本星度巳後十二年歲星常循十二辰之度一年行一次故天文訓天官書天文志据歲星所起之十二年言之自後歲星行度漸不能循常次積百四十四年而有超辰太歲則以常次紀歲不能與之超辰也今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訖孔子太歲未聞超辰表自庚申紀歲終于甲子自屬史遷本文亦不得謂古人不以甲子紀歲貨殖傳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此亦甲子紀歲之明徵不獨後漢書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之文矣吾師又云漢太初元起丙子而後人命爲丁丑以爲太歲超辰之故不知太初改元之正月爲丁丑歲以先一年丙子冬至下詔定歷故云太歲在子非超辰之謂若必以歲星之垂象而紀歲如今乾隆五十九年太歲在甲寅而

歲星以正二三四月在丑宮五六七八九月在寅宮十十一十二月在丑宮今六十年太歲在乙卯歲星正月在丑宮二閏三四五六月在子宮七八月在丑宮九十十一十二月在子宮或順行或留退不必一年定居一宮太歲亦將不以十二月爲一次乎廿八宿之分十二宮古今亦有不同以古法四正得二宿推之歲星以去年甲寅正月至十一月俱在寅宮十二月至丑宮今年乙卯正月至十一月俱在丑宮十二月至子宮也然超辰之說見于律歷志宗訢等議霍融則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當時雖有是言而歷代干支無超辰者或指歲星言之或太歲超一表表與辰異也尚祈師敎導之所示金代諸碑刻謹增入京畿金石書頃以比部奏績上考蒙
上簡錄如得東南一郡可以登堂請益一析訂古之疑文章天

下之公諒吾師不責以辨論之妄也

問字堂集卷五終

天官書補目

孫星衍撰

序

三家星占見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咸在齊甘公魏石申書中亦多用石氏星經史記索隱曰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已下出石氏星經班固天文志兼用甘氏石氏語張守節引七錄云甘公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鄭康成注周禮引甘氏歲星經後漢書郎顗傳引石氏經漢藝文志多本七錄不著錄巫咸甘石書殊不可解惟天文家載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隋經籍志有黃帝五星占六卷未知卽是黃帝占否也劉昭注續漢志亦引黃帝占今其文及三家星占具見唐瞿曇悉達所輯開元占經中按黃帝巫咸甘石所載恒星

名數多出天官書天文志之外而其書皆在先秦不知遷固何以不載且史記漢書旣遺東壁一宿又莊子所載傅說緯書所載天皇大帝及玉繩之屬皆闕如亦不能辭疏漏之責北周庾季才作靈臺祕苑一百一十五卷宋王安禮刪存十五卷冠以步天歌其文畧同晉隋二志而不載所出之書隋天文志云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幷著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幷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前人好古之愼至于本草猶有朱墨別書之本不亂神農本經況乎星官可不詳其根據今晉隋二志所載星名多于史記漢書而三家星無復區別錢樂之儀亦

亦既無傳開元占經藏在祕府唐宋人俱不得見鄭樵通志稱今存三卷而近時所得寫本百廿卷見全但世無板本懼其久而淪失余退食多暇游心觀象慨中法之不行念掌故之久缺因爲天官書補目一卷紀其增多史記漢書星名大凡二百餘坐分注黃帝及三家所有星名星數三家星止分中宮外宮書位次不可考天官書則分五官即以三家星依五官連屬之星分爲五部後之志天文者庶有擇焉

中宮

天皇大帝 黃帝有甘氏有云一星在鉤陳口中

四輔 甘氏有云四星抱北極樞按即後句四星

女御 巫咸有云四星在鉤陳星後北今作御女

華蓋 甘氏有云七星杠九星凡十六星在大帝上

五帝內座甘氏有云五星在華蓋下

六甲甘氏有云六星在華蓋杠旁

柱下史甘氏有云一星在北極東北

女史甘氏有云一星在柱下史北

尚書甘氏有云五星在紫微宮內東南維

大理巫咸有云二星在紫微門左星內

三公黃帝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三星在北斗杓南

三公黃帝有巫咸有云三星在北斗魁第一星西

太一石氏有云一星在天一星南相近

附路石氏有云一星在閣道南傍

傳舍巫咸有甘氏有云九星在華蓋上近河傍

造父黃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傳舍南河中

鉤 巫咸有云九星如鉤狀在造父北

相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太陽守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斗南

勢 甘氏有云四星在太陽守北

內階 甘氏有云六星在文昌北

常陳 甘氏有云歲星犯常陳

太尊 巫咸有云一星在中台北

內平 甘氏有云四星在中台南

虎賁 巫咸有云一星在下台南

天牀 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門外

內廚 甘氏有云二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外

天廚 甘氏有云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外

梗河黄帝有云三星天鋒石氏有云三星天矛也在大角北

天紀黄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貫索東

七公黄帝有云一名天紀石氏有云七星在招揺東

女牀黄帝有石氏有云三星在天紀北

東官

積卒黄帝有石氏有云十二星在房心南

東西咸黄帝石氏有云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北

從官巫咸有云二星在房星南

天輻巫咸有云二星在房距西

日甘氏有云一星在房中道前

罰巫咸有云三星在東咸西南北列

帝座石氏有云一星在市中候星西

候 巫咸有石氏一星在帝座東

宦者 石氏有云四星在帝座西

斗 石氏有云五星在宦者西南

斛 甘氏有云四星在市中斗南

宗正 黄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帝座東南

宗人 黄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宗正東

宗 黄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宗人北

帛度 巫咸有云二星在宗星東北

屠肆 巫咸有云二星在帛度北

列肆 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中

車肆 巫咸有云二星在天市門左星內

帝席 甘氏有云三星大角北

周鼎 甘氏有云三星在攝提西

天田 甘氏有云二星在右角北

天門 甘氏有云二星在左角南

平道 甘氏有云二星在左右角間

進賢 甘氏有云一星在平道西

亢池 黃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亢北

折威 石氏有甘氏有云七星在亢南

頓頑 巫咸有云二星在折威東南

天乳 甘氏有云一星在氐北

陣車 甘氏有云三星在氐南

車騎 巫咸有甘氏有云三星在騎官南

騎陣將 甘氏有云一星在騎官中東端

天江 黄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尾北

龜 黄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尾南

傅說 黄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

魚 黄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尾後河中

糠 甘氏有云一星在箕舌前

按王希明步天歌帝座後有常陳七星以在史遷後不補

南官

謁者 甘氏有云一星在執法北

三公內座 甘氏有云三星在謁者東北

九卿內座 甘氏有云三星在三公北

太子 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北

從官 甘氏有云一星在太子西

幸臣甘氏有云一星在帝座東北

明堂甘氏有云三星在大微西南角外

靈臺甘氏有云三星在明堂西

長垣巫咸有云四星在少微西南北列

爟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軒轅南柳北

酒旗甘氏有云三星在軒轅右角

水位黄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東井東南北列

水府巫咸有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

天罇甘氏有云三星在東井北

四瀆甘氏有云四星在東井南東

司怪甘氏有云四星在鉞前

座旗甘氏有云九星在司怪東北

積水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北河西星北

積薪　黃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水東南

闕邱　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河南

外廚　甘氏有云六星在柳南

天記　甘氏有云一星在外廚南

天相　巫咸有云三星在七星六星北石氏有

稷　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七星南

天廟　黃帝有甘氏有云十四星在張南

東甌　甘氏有云五星在翼南

器府　甘氏有云三十二星在軫南

青邱　甘氏有云一星在軫東南

軍門　巫咸有云二星在青邱西

土司空 巫咸云四星在軍門南

平 黃帝有石氏有云二星在庫樓北

陽門 巫咸有云二星在庫樓東北

按王希明步天歌庫樓中有四星名衡罰傍一星名神宮以

在史遷後不補

西官

天闕 黃帝有石氏有云星在五車南參西北

礪石 甘氏有云四星在五車西

諸王 甘氏有云六星在五車西

八穀 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八星在五車北

外屏 甘氏有云七星在奎南

天溷 甘氏有云七星在外屏南今四星

土司空黄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奎南

天將軍黄帝有石氏有云十一星在婁北

左更黄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東

右更黄帝有甘氏有云五星在婁西

天倉黄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婁南

鈇鑕甘氏有云五星在天倉西南

天囷黄帝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胃南

天廩黄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昴南

按此即天官書衆星㝡積

天庾甘氏有云三星在天倉東南

芻藁黄帝有甘氏有云六星在天苑西

天園甘氏有云十三星在天苑西

軍南門甘氏有云一星在天將軍西

大陵石氏有云八星在胃北

積尸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大陵中

天船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大陵北河中

積水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天船中

卷舌黃帝有石氏有云六星在昴北

天讒石氏有甘氏有云一星在卷舌中

月甘氏有云一星在昴東

天阿甘氏有云一星在昴西偏

天街巫咸有石氏有甘氏有云二星在昴畢間近月東

天陰巫咸有云五星在畢柄西

天節石氏有云八星在畢附耳南甘氏有

九州殊口　黄帝有云在參閒甘氏有云九星在天節下

軍市　巫咸有石氏有云十三星在參東南

野雞　黄帝有石氏有云一星在軍市中

天高　甘氏有云四星在參旗西近畢

玉井　黄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四星在參足下

屏　石氏有云星在玉井內

軍井　甘氏有云四星在屏東南

天狗　甘氏有云七星在狼東北

丈人　甘氏有云二星在軍市西南

子　甘氏有云二星在丈人東

孫　甘氏有云二星在子星東

天狗　甘氏有七星在狼東北

天社甘氏有云六星在弧南

北官

虛梁巫咸有云四星在危南

蓋屋甘氏有云二星在危南

哭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南

泣甘氏有云二星在哭星東

天壘城巫咸有云十三星如貫索狀在哭泣南

八魁甘氏有云九星在北落東北

鈇鑕巫咸有云三星在八魁西北一曰鈇鉞

天錢巫咸有云十星在北落西北

天綱巫咸有云一星在北落南

司命甘氏有云二星在虛北

司祿　甘氏有云二星司命北

司危　甘氏有云二星在司錄北

司非　甘氏有云二星在司危北

螣蛇　黃帝有石氏有云三十二星在營室北

雷電　甘氏有云六星在營室西南

土公吏　甘氏有云二星在營室西南

東壁　黃帝有巫咸有甘氏有石氏有云二星在九度

土公　甘氏有云二星在東壁南

霹靂　甘氏有云五星在土公西南

雲雨　甘氏有云四星在霹靂南

天廐　巫咸有云十星在東壁北近王良

策　巫咸有云一星在王良前

車府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東近河傍

內杵甘氏有云三星在人星傍

扶筐黃帝有甘氏有云七星在天津北

奚仲巫咸有云四星在天津北

敗臼黃帝有石氏有云四星在虛危南

敗瓜甘氏有云五星在瓠瓜傍

農丈人甘氏有云一星在南斗西南

狗甘氏有云二星在南斗魁前

狗國黃帝有甘氏有云四星在建星東南

天雞甘氏有云二星在狗國北按荊州占云瓠瓜一名天雞

鼈黃帝有石氏有云十四星在南斗

天淵巫咸有云十星在鼈東南九坎間

天鑰　巫咸有云八星在南斗南杓第二星西

天弁　黃帝有石氏有云九星在建星北

天田　甘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羅堰　甘氏有云三星在牽牛東

九坎　黃帝有巫咸有石氏有云九星在牽牛南

齊　巫咸有云一星在九坎東

趙　巫咸有云二星在齊星西北

鄭　巫咸有云一星在趙東北

越　巫咸有云一星在鄭西北

周　巫咸有云二星在越東北

秦　巫咸有云二星在周東南

代　巫咸有云二星在秦東南

晉　巫咸有云一星在代西南

韓　巫咸有云一星在晉北

魏　巫咸有云一星在韓

楚　巫咸有云一星在魏西南近鄭星

燕　巫咸有云一星在楚東南近晉星

離瑜　巫咸有云三星在代東南北列

天桴　黃帝有巫咸有云四星在河鼓左旗端南北列

離珠　黃帝有石氏有云五星在須女北

漸臺　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東足

輦道　甘氏有云四星屬織女西足

甘氏歲星經

字

鄭康成注周官引甘氏歲星經其書不傳開元占經載有數百言疑卽是也大氐爲淮南史記之所本而天文志用其文往往譌舛夫太歲與歲星相應分左右行古人或以歲星紀歲宜甘公别于五星外獨爲歲星經也今錄其文如左

歲星處一國是司歲十二名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斗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爲日十二月夕入於西方其名曰監德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熟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單閼之歲攝提在卯歲星在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側是謂同盟兩國或昌或亾死者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張其名曰降入周王受其殃國斯反覆甲兵惻惻其歲大水執徐之歲攝提在辰歲星在亥與營

室東壁晨出夕入其名爲御穀其國有德必數其狀其失次見于軫其名曰青章其國不利治兵將有大喪其歲早旱而晚水大荒落之歲攝提在巳歲星在戌與奎婁胃晨出夕入伏其名曰跰踵其狀熊熊赤色有光其國有兵其君增地其失次見于亢其名曰淸明其下出敗死主是歲不可西北征利東南無軍有亂民將有兵作于其旁執殺其主敦牂之歲攝提在午歲星在酉與畢昴晨出夕入其名曰啟明其狀熊熊若有光天下偃兵唯利立王不利治兵其失次見于房其名曰不祥孽及殷王禍及四鄉其歲早旱晚水協洽之歲攝提在未歲星在申與觜觿參伐晨出夕入其名曰張列其狀昭昭若有光其色若赤無有他祥惟利行兵征于四方仇人不敢治民其失次見于箕其名曰不疑小民有子 持頭相期涒灘之歲攝提在申歲星在未

與東井輿鬼晨出夕入其名曰大音其狀昭昭白色有光有國其亾亦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牽牛其名曰小章不利治兵其國有誅必害其王歲小水雨作愕之歲攝提在酉歲星在午與柳七星張晨出夕入其名爲長王其狀作作有芒有國其昌書有四方享獻之祥其失次見于虛其名曰大章有旱而昌或爲之殃必在其鄉其歲有火有女喪民疾閹茂之歲攝提在戌歲星在巳與翼軫晨出夕入其名爲天睢其狀白色大明其色若青國有大疾其失次見于東壁其國士卿相論民人各直刺無有仇讎鬼神書壁其名曰天侈其歲有小水有女喪大淵獻之歲攝提在亥歲星在辰與軫角亢晨出夕入其名爲大星其狀色元青天下不寧有婦爲政星若躍而陰出是謂正本利起軍旅其師必武有德將四國海內盡服其失次見于婁其名屏營

天下盡驚困敦之歲攝提在子歲星在卯與氐房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泉其狀元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見于昴其名曰赤章其國有喪不在其王有水而昌赤奮若之歲攝提在丑歲星在寅與心尾箕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昊其狀黯然黑色甚明侯王有慶其失次見于參其名洋有國其虛其歲旱水歲星凡十二歲而周皆三百七十日而夕入于西方三十日復晨出于東方視其進退左右以占其妖祥

五廟二祧辨

王肅叛經于大禮事事與鄭康成異肅小人儒不足言宋之議禮者多承其誤亦可怪也周制五廟后稷與四親廟合文武廟爲七其在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謂四親廟也曰祖考廟謂始祖廟也曰有二祧謂文武廟

也其云遠廟爲祧指先公先王之毀廟而言猶云遠廟入祧三祧言二者本文上有祖考廟卽祧也鄭康成據此說禮不必出于緯書後儒于祭法本文不能通解何哉服虔注左傳云曾祖之廟爲祧此曾祖非高曾之謂猶云遠祖若詩稱曾孫也朱文公見僞書咸有一德以爲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不考孔壁眞古文十六篇非此咸有一德又不知呂氏春秋引商書正作五世之廟始知鄭康成義不可易矣韋元成議亦同鄭後儒又疑劉歆異議按歆說七廟謂宗不在數中者謂如周室始祖廟四親廟及文武二廟之外有功德可宗之主則增之至八非謂文武不在七廟數中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歆但云宗不得爲文武之稱也祧字古文爲濯鄭康成釋爲超上去意者謂毀廟主超上入于后稷文武之廟因名此三廟爲三祧非三廟

本名祧也夏殷廟制因出于禮緯稽命徵然周秦以降文獻無徵賴有緯書考知古禮儒者安能舍而不用且周官爲相保章氏所掌之書類卽讖緯無足怪者予因五禮通考不能深明古制鄭義故作辨及表附以聖證論辨王義并附社稷表于後爲鄭學者駁王肅社稷之說尤爲典要明確故不別作辨

周禮七廟二祧表附聖證論及難王義

唐虞五	親廟四	始祖廟		
禹四 至子孫五	禹	二昭	二穆	
殷五 至子孫六	契	湯	二昭	二穆
周六 至子孫七	文王祧	武王祧	大祖后稷	高祖以下親廟四

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二廟爲祧并始祖爲七

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

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王制疏

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註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同前

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

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定可依按周禮惟有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同前

附社稷表及辨王義

五十　總神社　　原隰神稷

何龍配　　稷配

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郊特牲疏

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同前

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

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

祭用犢貶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

州之地也同前

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

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

人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

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

同前

肅又難鄭云后稷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

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

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同前

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註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同前

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註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註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註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同前

問字堂集卷六終